

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錢

基

博

著

世界書局印行

現代中國文學史

序

序：余讀班范兩漢書儒林傳分經敘次

余讀班范兩漢書儒林傳分經敘次，一經之中，又敘其流別；如易之分施孟梁丘，書之分歐陽大小夏侯，其徒從各以類此，昭明師法，窮原竟委，足稱良史！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後者，略做儒林分經敘次之意，分爲二派：曰古文學，曰新文學。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如古文學之分文詩詞曲，新文學之分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而古文學之中，有魏晉文與駢文散文之別；詩有魏晉中晚唐與宋詩之別，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附著於篇。至詩之魏晉，其淵源實出王閻運章炳麟，而閻運炳麟已前見文篇，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以昭流別，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特是學者猥衆，難以悉載！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著於篇。

又按漢書儒林每敘一經，必著前聞以明原委；如班書敘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本受易孔子，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是編亦做其意，先敘歷代文學以冠編首；而一派之中，必敘來歷，庶幾展卷瞭如；要之以漢爲法。特是規模粗具，而才謝古人。漢傳經師，人系短篇，簡而得要。僕纂文士，傳累十紙，詳而蘄盡。聞之前人，粵在明季，南潯莊氏爲明書，中王陽明一傳，有上下卷，共三百餘頁；其冗長無體裁可知已！陳寅清櫛傳者以爲笑！書曰「辭尙體要」，言史之論纂，貴簡不貴煩也。然史筆貴能簡要，而長編不厭求詳。昔在鄞縣，萬斯同、季野、草明史，每爲一傳，必就故家長

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爲長編，纒纒數十紙，傳寫者爲腕脫；每語人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今則事之信爲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言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光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輯黃大命先 僕少耽研誦，粗有觀記；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徵文，則揚馬、侈陳詞賦，漢書之成規也。敘事，則王、謝詳徵軼聞，晉書之前例也。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迹其生平，抑揚咏歎，義不拘虛，在人卽爲傳記；在書卽爲敘錄，吾極其詳，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署曰長編，非好爲多多益善也！吾爲劉歆、賈護，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吾爲二劉、范氏，而斬人之爲司馬君實焉！不亦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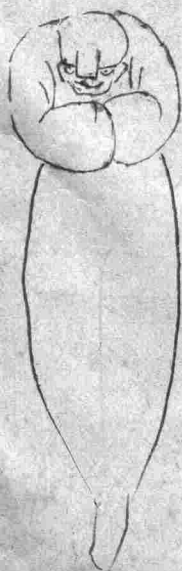
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其義昉於太史公，如敘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見意於項羽本紀，藉項羽之口

以吐之曰：『非戰之罪也，天也。』敍平原君之好客，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激射映發，以見微指。是編敍戊戌政變本末，詳見康有爲梁啓超篇；而戊戌黨人之不壓人意，則見義於章炳麟篇，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至若林紓之文談，陳衍之詩話，况周頤之詞話，以及吳梅之曲話，其抉發文心，討摘物情，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刪其要，著於篇。亦班書、賈誼傳、裁政事諸疏、董仲舒傳錄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敍事貴可考信，立言蘄於有本。聊疏纂例，以當發凡。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無錫錢基博敍於光華大學

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諸生，索余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稿，而集費以鉛字排印。貳伯部，案跋於後。余蒐討舊獻，旁羅新聞，草創此編，始民國六年，積十餘歲，起于闔運以迄胡適，冥然成鉅帙。人不求備，而風氣變遷大略可觀。其中陳石遺，行康南海，有兩老人，梁任公，超章行嚴，士兩先生，皆曾以稿相示。惟任公晤談時，若有不愉色。然輒亦無以自解也。嗚呼！革命成功，此諸公者，或推或挽，多與有力。然冒寵利以居成功者，所在多有；而曾不圖革命之何以善其後！獨章太炎，炳革命之文雄；而自始於革命有過慮之譚；長圖大念，不自今日。然而論者徒矜其博文，罕體其深識！康南海，維新之先鋒；而垂老有篤古之論，著歐洲十一國遊記，然疑歐化，若圖晚蓋；回首前塵，能無惘然！獨梁任公沾沾自喜，時欲與後生相追逐，與之爲亡町畦；若忘老之將至，而不免貽落伍之譏；耗矣哀哉！乃知推排成老物，此亦無可如何之事！任公嫵媚務人，南海權奇自喜，一師一弟，各擅千秋！嚴又陵復與南海，任公同時輩流，早年聲氣標榜，抵掌圖新，倡予和汝；而臨絕哀音，乃力詆康、梁，以爲「社會紀綱之滅裂，少年心行之浮薄，誰生厲階，二公實尸其咎！」感慨惻愴，言之雪涕。嗚呼！神器不可以一端闕；愚民不可以浮議擾；嚴、梁抑何見之晚也！章行嚴少小鬧學，意氣無前；而整飭學風，行嚴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首發大難，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戰，召鬧取怒，功罪與天下人共見之；可謂磊落落丈夫已！其它難以更僕數，余爲一一著於篇。於戲！舉壹世之人，徒見諸

公者文采炤映，傾動當時，而不知柴棘滿胸，中有難言之隱，捫心不得，抱慙何窮！讀者以此一帙爲現代文人之孽鏡臺可也！民不見德，唯亂是聞；觥觥諸公，高文動俗，徒快一時，果何爲乎！余文質無底，抱樸杜門，論治不緣政黨，談藝不入文社，差幸服習父兄之教，不逐時賢後塵。獨念東漢黨人，千古盛事！然鄭康成經師人師，模楷儒冠；而名字不在黨籍，談者高之！自惟問學不中，爲康成作奴僕；唯此一事，粗堪追隨。然而士無靖志，論喜驚衆。前人悔之，後來不悛！波隨流轉，漫漫安竭；長寫不測，知其何故哉！昔元微之撰會真記，敘張生崔女事，所望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嗚呼！女用色媚，士以文淫，所操不同，惑志一也！知人不爲，爲之不惑，諸公已矣！來者監諸！至於載筆之法，次第之義，具詳敘目，此不論焉。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無錫錢基博跋於上海光華大學之西院。



目次

緒論

- (一) 文學……………一
- (二) 文學史……………四
- (三) 現代中國文學史……………七

編首

- (一) 總論……………一
- (二) 上古……………一一
- (三) 中古……………二一
- (四) 近古……………二六
- (五) 近代……………三二

上編 古文學

(一)文

1. 魏晉文

王闓運.....四一

章炳麟.....六八

附黃侃

蘇元瑛.....九六

2. 駢文

劉師培.....一〇六

李 詳.....一二三

附王式通

孫德謙.....一三一

附孫 雄

3. 散文

林紆.....一三七

馬其昶.....一五三

姚永概.....一五五

附兄永樸

(二) 詩

1. 中晚唐詩

樊增祥.....一五七

易順鼎.....一六九

附僧寄禪

2. 宋詩

陳三立.....一八二

附張之洞 范當世 及子衡恪 方恪

陳衍.....一九〇

附陳澹然

鄭孝胥……………一九九

附陳寶琛 及弟孝棧

胡朝梁……………二〇七

李宣龔……………二〇八

附夏敬觀 諸宗元 羅惇勳 羅惇曼 黃濬 梁志

(三) 詞

朱祖謀……………二一一

附王鵬運 馮煦

况周頤……………二二二

附徐 珂 邵瑞彭 王蘊章

(四) 曲

王國維……………二二六

吳 梅……………二五〇

下編 新文學

附童斐 王季烈 劉富梁 魏械 姚華 任訥

(一) 新民體

康有爲……………二六七

附簡朝亮 廖平 徐勤

梁啓超……………三二三

附陳千秋 譚嗣同

(二) 邏輯文

嚴復……………三五〇

章士釗……………三八九

附黃遠庸

(三) 白話文

胡適……………四二四

附周樹人 徐志摩等

緒論

(一) 文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含義有三：(甲)複雜。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文部：「文，造畫，象交文。」是也。(乙)組織。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織組文之物，註：「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丙)美麗。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綿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甲)狹義的文學。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絃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爲入耳

之娛；黼黻爲悅耳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穉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讚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史記事之文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權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搖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沉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儻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乙)

廣義的文學『文學』二字，始見論語，子曰：『博學於文，』『文』指詩書六藝而言，不限於韻文也。孔門四科，文學子游子夏，不聞游夏能韻文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管商之書，法家言也；孫吳之書，兵家言也；而亦謂之文學。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舉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歸於文學。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凡六略：六藝百三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書五十三家，數術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儻以狹義的文學繩之，六略之中，堪入藝文者，惟詩賦百六家耳。其六藝百三家，則蕭序所謂『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也；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并隸入春秋家者，則蕭序所謂『記事之史，繫年之書』也。諸子、兵書、方技、術數之屬，則蕭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衆心，互納羣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辯、序跋、傳記等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啓悟，情主感興。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作俑於唐之昌黎，極盛於宋之江西，忘比興之愜，失諷諭之義，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柁，情爲帆棹，智標理悟，情通和樂，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

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復努力以求解釋之。

科學實驗自然 乃爲自然之部分的觀察，以求實驗而證明之。

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必離我於自然，卽以我爲實驗者之謂也。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必融我入自然，卽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

(二) 文學史

文學之義旣明，請論史之爲物。

〔說文史部〕「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正也。」然則史之云者，又說文又手也持中以記事也；中者，不偏之謂。章炳麟曰：「記事之書，惟爲客觀之學。」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爲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爲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爲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更推是論之，太史公史記不爲史。何也？蓋發憤之所爲作，工於抒情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也。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爲文學史。何也？蓋褒彈古今，好爲議論，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夫記實者，史之所爲貴；

而成見者，史之所大忌也。於戲！是則偏之爲害，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記事也。周書周祝荀子性惡注：「事業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業謂作業也。」然則記事云者，記作業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文學史云者，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

中國無文學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龍詩品之屬，皆入焉。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後出一文史類。中興書目曰：「文史者，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

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後世諸史因焉；此可謂之文學史乎？然以余所略記：一代文宗，往往不廁於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潘岳、陸機、陸雲、陳壽、孫楚、干寶、習鑿齒、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王融、謝朓、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謝靈運、顏延之、鮑昭、王融、謝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約、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元結、韓愈、張籍、李翱、柳宗元、劉禹錫、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陳亮、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宋濂、劉基、方孝孺、楊士奇、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然則入文苑傳者，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且作傳之旨，在於鋪敘履歷；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嗚呼！此所以謂之文苑傳，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蓋文學史者，文學作業之記載也；所重者，在綜貫百家，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在記載文學作業，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文學家之履歷，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歐西

批評文學家嘗言：「人種、環境、時代」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種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質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舍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幾於買櫝還珠矣！

文學著作之日多，散無統記，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普摯虞始作二書：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別三十集，見晉書本傳。今其書佚不見，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蓋志如今之嚴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為綱；而流別疑如姚氏古文辭類纂，以文體為綱者也。爾後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選，宋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蘇天爵之元文類，明唐順之之文編，黃宗羲之明文海，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姚鼐

之古文辭類纂，姚椿之國朝文錄，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黎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王闈運之八代文選，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於文章嬗變之迹，終莫得而窺見焉。則是文學作品之集，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文紀，起皇古迄隋，博蒐畢載，是為總集家變例，然與史有別者，以所攷兀者，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此祇以與文史文苑傳，供文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曰才，曰學，曰識。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義。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